

I VARJE ÖGONBLICK ÄR VI
FORTFARANDE VID LIV

我们活着的
每分每秒

TOM MALMQUIST

[瑞典]汤姆·马尔姆奎斯特 著
赵清 译

I VARJE ÖGONBLICK ÄR VI
FORTFARANDE VID LIV

我们活着的
每分每秒

TOM MALMQUIST

[瑞典]汤姆·马尔姆奎斯特 著

赵清 译

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桂图登字：20-2016-011号

I VARJE ÖGONBLICK ÄR VI FORTFARANDE VID LIV by Tom Malmquist

Copyright © 2015 by Tom Malmquist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artners in Stories Stockholm AB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anks to the Swedish Arts Council's support on the publication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活着的每分每秒 / (瑞典) 汤姆·马尔姆奎斯特 (Tom Malmquist) 著;
赵清译. — 南宁: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51-0826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汤… ②赵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8249号

WOMEN HUOZHE DE MEI FEN MEI MIAO

我们活着的每分每秒

作 者: [瑞典] 汤姆·马尔姆奎斯特

产品监制: 何 醒

特约策划: 孙淑慧

特约编辑: 李 莹

封面设计: 于 是

版式设计: 董红红

翻 译: 赵 清

责任编辑: 何 醒

版权编辑: 王立超

责任校对: 曾高兴

责任印制: 林 斌

出 版 人: 卢培钊

社 址: 广西南宁市东葛路66号

电 话: 010-53202557 (北京)

传 真: 010-53202554 (北京)

网 址: <http://www.ygxm.cn>

出版发行: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530022

0771-5845660 (南宁)

0771-5878485 (南宁)

在线阅读: <http://www.ygxm.cn>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工业区一号楼101号

开 本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字 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551-0826-9

定 价: 39.80元

邮政编码: 101118

印 张: 10.5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53202557 团购电话: 010-53202557



ROBIN

知更鸟

看见你灵魂所有的颜色

第一部

孤独时刻

001

第二部

推开另一扇门

099

第三部

过去的未曾过去

139

第四部

秘密的守护者

255

第五部

樱桃树下

309



目
录

第一部



孤独时刻

主治医生把卡琳的病床停好。他高声向正在忙着剪开紧身背心和运动胸衣的急救护士通报信息：“孕妇。据报告称，孩子状况良好，33周。5天前染病，流感相似症状，发烧，咳嗽，昨天轻微呼吸困难，被指怀孕所致，今天病情突然加剧，严重呼吸困难，一小时前抵达妇产科。”

他的双手看起来很有力量，他拧开了一个像龙舌兰酒瓶似的瓶子，继续说道：“AST（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）未输氧状态下数值70多，但输氧后有明显升高，窦性心率40到50，血压140，心率120。”

助产士在卡琳转移过程中帮忙输氧。她在门口停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抓住我的胳膊。“您现在的位置是急救中心B病房，您是否需要我给您写在一张纸上？”

“不必了，谢谢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现在，她会得到很好的治疗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谢谢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卡琳的胸口贴满了电极片，监视器哔哔地不停尖叫着。“你们现在给她用的什么药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你得去问派尔-乌洛夫。”急救护士回答说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主治医生高声喊道，然后接着说，“你太太现在用的是特治星和达菲，止痛药和镇静剂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所有输液架上的那些都是药物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时间解释给你听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会为你做详细介绍。别担心，现在把你太太交给我们吧。”

“那孩子呢？”我问，但是没有得到回答。

我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墙，旁边是一个装有废弃注射针头和针管的垃圾桶。我紧紧抱着卡琳的羽绒服，但是，我又不得不扔下它，冲了出去。我看到在灯光刺眼的走廊尽头，有一块残疾人专用厕所的标识牌，便向那里跑去。我来不及关门，就一边吐，一边尿了出来。我用自来水漱口，却还是感觉嘴里有异味冒出来，我用洗手液把舌头洗了一遍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B病房的白色大门是关着的。我敲了敲门，向里面张望。一名急救护士坐在卡琳分开的大腿之间。他肌肉健硕的双臂上有类似佩剑图案的刺青。卡琳戴着氧气面罩，旁边是氧气瓶，她闭着眼，这张脸突然令人感到陌生至极。护士戴着橡胶手套，不停地捏着卡琳的阴唇。他看到了我，便放下导尿管，站起身来，走到我面前。他的眼神空洞洞的。“很抱歉，请您在外面等候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我得在外面等？”

“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敏感。”

“对谁？”我问。

“对病人。”

“病人？”

“没错，病人。”他回答说。他盯着我，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目光落在我一侧肩膀上。

“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年，而且那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“可有些情况还是会比较敏感。”

“那你单独一个人和她在一起就不敏感了？”我问道。

他挡在路中间说道：“很抱歉，我不得不请您在外面等候，等里面一切安排好之后，我会请您进来的。”他说完，并没有碰我，只用身体把我挡了出去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电梯对面有一台自动咖啡售卖机。我往里面投了十克朗，却忘记了往机器上放杯子。咖啡溅得到处都是，还流到了地板上。我从一辆清洁手推车上取来纸巾，手忙脚乱地擦拭起来。正当我从口袋里翻找新的硬币时，主治医生从急救中心走了出来。他低头看着抵在肚子上的一个文件夹。

“你居然还没晕倒？”他问道，他原以为我会笑，但我并没有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你太太情况不太好，很严重。”

“不是肺炎吗？”我问。

“肺炎也可以相当严重。”他回答说。

“可以治好的，对吧？”

“多数情况下吧，但并非百分之一百。”他说着，走进了电梯，

按了其中一个按键，冲我点点头，补充说道，“我们有新的确切消息会马上通知你的。”

我坐在B病房外的一把椅子上。走廊的每一寸都是灰蓝色的：塑胶地板、踢脚线、墙壁、防撞条，甚至送饭的手推车。我身后有三扇窗户，看不到外面，夜色把玻璃变成了镜子。我站起来，敲了敲那扇白色的门，我等了片刻，然后又坐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名急救护士走了出来。我仔细看了看他的文身，是某种战争图案。

“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能。”他回答说。他从柜子里取了一样东西，然后又返回病房。

我拿出电话，回了几条短信，在走廊上来来回回踱步，直到双腿累得走不动为止。我又去敲门。那位女急救护士把门打开了。

“嗨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不过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呢？至少给我一个能明白的理由吧，我知道卡琳想要我陪在她身边。”

“难道没人去找过您吗？”她回答说。

“那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”我说。

“真对不起，请进吧，卡琳已经好一点点了。”她说完，执意要帮我拿一杯咖啡和一个奶酪三明治。

“谢谢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”我说。

卡琳发现了我，一只手朝我挥了一下。护工松开卡琳的氧气面罩，用湿棉签轻轻涂抹她的嘴唇和舌头。卡琳大口地喘气，尽管如此，她好像还是很高兴摆脱了满是汗水的氧气面罩。我走上

前去，抓起她的手。

“亲爱的，他们给你打了吗啡，剂量应该足够，你不会疼的。”我说。

她指指肚子。

“没问题的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她竖起大拇指。

有文身的男护士正在打电话，他坐在观察室里，那里有一扇窗户正对病房。他有一张俊美的脸，浓密的头发经过了仔细的梳理，肌肤光洁。我抱起卡琳的羽绒服。主治医生背对着我，正等待一位同事的操作，那位同事拖着一个类似除颤仪的东西。看上去，他是来自特护病房的医生，沉默寡言，有点儿深藏不露的感觉。他快速检查了一下卡琳的胸腔，然后对主治医生说：“我们需要立刻给她做一个螺旋CT。”

“很严重吗？”我问。

他朝我做了个无奈的表情，然后转过身对卡琳说：“我给你检查了一下，卡琳。我觉得，听起来你好像感染了严重的肺炎，或者是栓塞。现在我没办法做出确切判断，我们必须先给你拍个片子看看。”

“你能再详细说一遍吗？”我说。

主治医生开口回应了我，但是眼睛却看着卡琳。“肺炎或者血栓，也许两样都有，至少现在是这么判断的。我们给你用了所有可能需要的药物，用以治疗有可能引发你呼吸困难的疾病，但是，这种情况很严重，年轻女性，即使怀孕，也不应该出现这

样的呼吸症状。”

我尝试与卡琳对视，去捕捉她的目光，她却向上凝视着天花板，不是那种想要将自己封闭起来、拒绝与外人对视的眼神，她的目光看起来更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。我也朝那个方向看去，却只看见了灯管，以及白色的房顶，惨白惨白的，连一道裂缝都没有。

医生冲我怀里抱着的羽绒服撇了撇嘴。“走廊那边有衣帽柜，你可以用。”

“不需要的，这是卡琳的。”

“不过，你还是可以考虑借用一下那里的柜子。”

“不需要的，不过，还是谢谢你。”我说完，在病床边坐了下来。

卡琳被推进一扇类似防空洞大门的铁门里。她剧烈地咳嗽，咳得胸部从病床上抬了起来。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。沉闷的嗡嗡声透过墙壁传出来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有位医生探出头，询问我是不是卡琳的亲属。

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我问道。

谢顶的他，戴着椭圆形眼镜，自我介绍说他是放射科医生。他说话结结巴巴的。他告诉我，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，因为卡琳呼吸困难，无法平躺。

“好的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嗯，也就是说，你知道，可能会比预想的时间长一些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走廊里闷热，令人喘不上气来。我脱下来克衫，拿出手机。接电话的是斯文。

他听我说完，然后问道：“医生怀疑是肺炎？”

“没错，他们正在给她拍片子。”

“好的，汤姆，谢谢你打电话告诉我们。”他说。

没过多久，斯文又打来了电话。

“嗨，斯文。”我说。也许是丽勒摩尔让他打来的，我猜，她肯定在利丁岛的联排别墅里不安地踱来踱去，直到斯文感到，他不得不给我打这个电话。

“很抱歉，我又打电话过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斯文，刚才是我先给你们打电话的呀。很抱歉。我之所以说抱歉，是因为你给我打电话过来，非要说抱歉。”

“哦，没事没事。”他回答说，“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肺炎的细节。”

“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”我说。

“我明白，”他回答，“不知道我们现在过去一趟的话，你那里会不会不太方便。”

“没问题。不过，应该没什么要紧的，斯文，她只是肺炎。”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南部医院。”

“南部医院哪里？”

“我现在不太记得了，我妈妈把我们送到产科。我不太清楚，好像在地下层，这里牌子上写着放射和造影中心。”

“她在那里应该只是拍个片子，你还记得科室的名称吗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我先确认一下，然后给你发短信行吗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“我想，出门的时候我好像忘记关电磁炉了。”我突然说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给她烧水沏茶，我肯定忘了关电磁炉了。哦，斯文，我得挂了，我必须给妈妈打个电话，她有备用钥匙。”

主治医生在B病房等着我。他着急找我谈话。他把门边按压瓶中的消毒凝胶涂在粗糙的双手上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灰色的，除了白大褂。他还带来一位医生，他向我解释说，她是妇产科医生。她站在一台移动超声波设备旁，正在把设备安装到病床边。

医生在空中甩了甩手，让手风干，然后说：“卡琳，我们刚刚拿到了拍的片子，还有血液检查的初步诊断结果，情况看起来不太好。”

卡琳出奇地平静。我抚摸着她的双脚。

主治医生向前探了探身子，以便看着卡琳的眼睛。“你能听见我说的话吗，卡琳？”他问道。

卡琳点点头。

“很好，我与南部医院和卡罗林斯卡大学附属医院¹的血液专科医生进行了会诊，他们都是血液病专家。你的白细胞数量在急剧增加，很可能是患上了急性白血病。”

1 KS. Karolinska Universitetssjukhuset, 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附属医院，瑞典最权威的全科医院。（译者注，下同）

卡琳看着我，我听见她微弱的声音。

“亲爱的，我在这儿。”我双手捧着她的脸颊说道，“卡琳，宝贝，没事的，我保证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卡琳挥了挥手。透过氧气面罩，我尝试读懂她的嘴唇动作。
“她想知道孩子怎么样了。”我说。

卡琳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我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卡琳。”主治医生说。

“孩子在子宫里很安全，得到很好的保护，即使是白血病也没有问题。”妇产科医生插话说。她有一头棕色的长发，小鼻子高高的。主治医生在一旁，她好像有点儿不自在，直到他走出病房，她才放松下来。

她把超声波探头放在卡琳的肚子上做检查。“是个活泼的小女孩，看起来很不错，她很好，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。”她边说，边用纸巾把涂在卡琳肚子上的凝胶擦干净。到了门口，她转过身，好像要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站在那里，就那样久久地看着卡琳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回答说：“目前，他们对白血病的治疗做得非常好。”

“谢谢，非常感谢。”

一根白色线头从卡琳病号服的领口处垂了下来。我把线头塞好，又整理了一下她的刘海。她出了很多汗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她猛地拉了一下我的手。“怎么样？还好吗？”她问。

“你问我？”